征文启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豫风”版开设“我的入党故事”栏目，面向社会征稿。“豫风”版将从来稿中选择优秀作品予以刊发。

征文内容：讲述自己受党教育、接受党组织考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的难忘经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以及最真挚而朴素的情感，展现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深厚根基。

征文体裁：散文、诗歌等。

征文要求：应征稿件必须为原创首发作品（未在任何网络平台和报纸杂志发表），严禁抄袭剽窃，文责自负。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投稿邮箱：ncbycx@126.com

“坎坷”入党路

□石广田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比较“坎坷”，但至今想来，我依然对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心怀感恩。

1992年9月我考入河南农业大学，那一年我19岁。入学没多久，我就积极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大学二年级冬季，我作为学生会干部，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入党了。然而在期末考试时，我的英语课程意外挂科，被党组织排除在入党发展对象之外，没能像其他同学一样第一批入党。有了这次教训，我将精力更多地用在了学习上。尽管我的其他课程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很不幸，在下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我的英语课程再次挂科，又错过了第二批建党节前的入党机会。这两次教训非常深刻，我对英语厌烦透顶，庆幸的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们不再有英语课程了。

原想着没有了英语这只“拦路虎”，我的入党之路会顺畅起来。但事与愿违，大三、大四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更加难学，许多课程虽然没有挂科，可成绩并不理想，每一次考试，我的总成绩都排在全班后几名。辅导员找我谈过几次话说，你的学习成绩得提上去，“品学兼优”才行，要不发展你入党，同学们会有意见的。到了大学毕业，尽管我当了四年学生会干部，仍然只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学校。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乡镇工作，一个月后我又向乡机关党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你在学校的培养因为换了单位，得重新开始培养，并为我指定了两名培养人。有了大学没能入党的失败经历，作为年轻人我努力工作，奋勇争先，加班加点从无怨言，很快转变角色融入了农村工作中，赢得了同事们的好评。

1999年夏天，县委统战部部长到乡里找到我，就培养党外干部征求我的意见。他问我，全县像你这样本科学历的干部非常少，县里需要培养一批党外干部，你能不能留在党外？我不置可否，勉强地点了点头。到了年底，我的培养期已满，因为党外干部的事情，乡党委书记很重视，再次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入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入党，我多年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接下来几天就是走程序，政审、谈话、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表决、填写各类表格，我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0年春节刚过，县里就组织了一次公开选拔：非党员可以参加党外副乡镇长选拔，正式党员可以参加乡镇党委委员选拔。而我是刚刚入了党的预备党员，两边不靠，什么选拔都不能参加。乡党委书记又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耐心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为你不能参加这次选拔也感到很遗憾，但是入党是很严肃的事情，你可不能为了参加党外干部的选拔，放弃预备党员。我笑着回答，我不会那样的，我大学四年没能入党，如今好不容易入了党，咋会钻政策空子呢？您放心吧，选拔又不是就这一次，我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

这就是我的入党经历，有努力，有失败，有考验，但这已注定是我一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时时激励我努力前行：感谢老师、领导当初对我的严格要求，让我的“坎坷”扩展我的胸襟，不断告诫自己、完善自我，不辜负组织的培养。

个人档案

石广田，男，封丘县人，1973年出生。现为封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河南省作协会员。

我的入党故事 (1921~2021)

锯木场的新年

□寇洵

我有几个春节是在锯木场过的。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我总是会想起，我在锯木场的那些年。

那时候，我们在锯木场的家，是几间小房子。紧靠西边的一间，是一个不大的厨房，那儿紧靠一个土包下面。中间一间，是我们的卧室。东边还有一小间，主要放工具，墙上经常挂着很长的锯条。

我们的房子门前是一条路，人们来来往往都从这里过。前面是一小块菜地，里面种了萝卜、韭菜、大白菜。再过去，是大渠。那是我们县城北关的一条渠，渠水很深，据说水是从洛河里引过来的。

东边有一大块空地，带锯就装在那里，带锯是竖立着的，平时锯条是取下来的，只有锯木头时，锯条才会装上。带锯旁边是一个坑槽，人可以跳到里面对带锯进行调整。这个地方因为时间久了，到处都是锯末，就连空气中，也时常飘着一种很浓的锯末味。我不知道别人闻了什么感觉，我挺喜欢这种味的。但我不喜欢锯木头的声音。锯木头时那种吱吱啦啦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尖锐刺耳，听上去特别不舒服。我总觉得那是木头痛苦的嘶叫。

那时候，隔一半天就有人过来锯木头。我们当地管这个叫冲板。冲板的人有时候会拉一车木头，也有时候，有几大车。拉来了就堆在锯木场前面的空地上。这些木头中，有杨树、桐树，也有其他树木。我印象中，杨树居多。这些木头拉来了，有时一时半会儿冲不完，就全部堆在锯木场，像小山一样。我偶尔还会爬到那些木头上，在那儿坐上一会儿。

锯木场后面，是一大片空地，空地再过去，是高耸的厚厚的黄土层。锯木场最东边有一座土山，山上有几孔窑洞，有的塌得不成样子。我隐约记得，其中一孔窑洞里好像住的还有人。

土山西边有一条过坡小路，可以通到后面的山上。有一两次，我曾经沿着那条小路往山上去，但我没有走多远就回来了。我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夜里，我沿着那条小路走到上面的野地里，抬头的时候，我看到天空中挂着一些稀疏的星星。我盯着那些闪烁的星星看了好久，我感觉他们是那么的寂寥。天空是那么的广阔、深邃，我站在清冷的野地里，在星光下，我是那么渺小。我这么想着，忽然有人放起了花炮。我看到烟火升起，又落下。它们那么璀璨，又那么短暂。很快又有人响应，鞭炮就响了起来。哦，过年了。

我继续在野地里站着。我看见锯木场那里透出的灯光。我想象着此刻父亲正咳嗽着往炉子里添柴火。那些年，一到冬天，父亲就咳嗽。他总是不停地咳呀咳。我回来以后，父亲怕我冷，每天都把炉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

我想起了母亲。那是母亲走后的又一个春节，我感觉天气异常的寒冷。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冷的冬天。想起母亲，我就泪流满面。我记得往年的这个时候，我总是和母亲待在一起。可现在，我再也看不到母亲了，我的眼前一次次闪过母亲的音容笑貌。我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野地里待了很久。很久以后，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母亲在天上看着我。我看见那些星星眨呀眨，我长久地盯着它们。看得久了，我忽然认出其中的一颗。我觉得那是母亲的眼睛，她正朝我眨呀眨。

闹元宵记忆

元宵节的汤圆

□苏作成

小时候的元宵节，除了热闹的舞狮，还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的就是吃汤圆了。那时的故乡还没有汤圆买，我们吃的，都是由父母亲手做的。

正月十五的下午，父亲用搪瓷盆装了小半盆糯米到堂大娘家去磨。我跟着他去。堂大娘家的杂屋里，摆着一架石磨。屋面光线暗淡。父亲要磨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将糯米磨完。看他磨了一会儿，我就出去与小朋友玩了。看到父亲端着搪瓷盆从杂屋里出来，我才和他一起回家。

一到家，父母就开始做起汤圆来。母亲从一个柜子里找出了一包黑芝麻粉，倒入一个大菜碗，加些白糖，掺了些融化了的猪油。用手抓捏一会儿，做成馅料。再抓一些馅料，放到手掌心里揉，揉成一个小黑丸子，再摆到干净的木板上。很快，木板上就摆了好多的小黑丸子。

父亲在糯米粉中加入了适量的水，在搪瓷盆中反复地揉，揉成“面料”。再将“面料”放到木板上，用菜刀将它一小段一小段地切好。然后拿一段“面料”，用手压扁，再用光滑的擀面杖将它擀成薄片。

母亲便拿一块薄片，将馅儿放到中间，双手包着，一收口，就放到手心里灵活地揉起来，一小会儿就将它揉圆了，再将“圆子”摆到茶盘里。姐姐也帮着做。不久，一个茶盘就摆满了。那些白白圆圆的汤圆，看着真像一粒粒的珍珠，已经将我们的馋虫诱惑得蠕动了起来。

我和弟弟妹妹都想学着做。母亲就给我们每人一块薄片、一些馅儿。弟弟妹妹很快就做好了。我却仔细地看着母亲和姐姐又做了好几个才开始做。姐姐笑着说，你们做的，你们自己吃哦。我们做的不是没有揉圆，就是揉得像猪腰子，而且有些黑——我们的手都没有洗干净，将污垢也揉了进去。

父亲将洗过的铁锅放到柴火灶上，烧开了水，放入汤圆。不久，就一粒粒浮了起来。父亲就将汤圆连着一些汤，舀到了摆在旁边小桌上的几只碗里。

父亲先给坐在草椅上的奶奶端了一碗。姐姐将叔叔叫了回来。大家围着一张四方桌坐下。大人吃一大碗，小孩吃一小碗。

哥哥吃第一粒时，就烫了喉咙，姐姐赶紧倒了凉茶给他喝。我却不像哥哥那样性急，等到不烫了，才一粒一粒地品尝。我吃了一小口，感觉香糯滑到外皮里，有一种甜甜的味道。然后是那馅儿，既甜又暖，还有芝麻的香味。那甜味、芝麻味和糯米味高度地融合在一起，真是一道美味啊。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如今，在外地工作的我，每到元宵节，一定会到超市买汤圆。同时，还会思念在故乡吃过的汤圆。那些香醇的、圆圆的汤圆，承载的除了对故乡浓浓的思念，还有一种家的温馨。

撂火把

□胡兆喜

小时候，热热闹闹过完大年，我们这些乡下的孩童又开始掰着手指头热切地期盼着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到来。

我们老家把元宵节称作“小年”，盼望着它的到来，不仅可以再次鸡鱼肉蛋地解解馋，重温一下齿颊留香的年味，更乐的是，元宵节晚上，我们可以纵情地玩一把真正属于孩子们的年俗活动——“撂火把”。

记忆里，几乎从入冬开始，小伙伴就会用心地收藏着家里破旧不能用的笤帚，有的还特地从外面捡回别人家扔了的笤帚头子囤积起来，目的就是为元宵节“撂火把”活动攒足“子弹”。

在孩子们热切的期盼中元宵节终于来了。吃饱喝足了“小年夜宴”上的美味佳肴，兴奋不已的我们抱着收藏了一冬的笤帚头，呼朋引伴地喊着叫着跑上家前屋后空旷的打谷场，开始尽情地疯玩这一年一度完全属于孩子们的“撂火把”盛宴。在平常的日子里，家长们是绝对禁止孩子们“玩火”的，所以能在元宵节晚上冠冕堂皇地和“火”来一次亲密接触，对孩子们来说甭提有多快乐、多兴奋了。

“撂火把”活动开始之前，我们用事先捡拾来的枯树枝在空旷的打谷场上燃起一堆熊熊的篝火，然后绕着热烈燃烧的篝火奔跑唱跳，尽情耍乐一气。等气氛嗨起来后，再把高粱秸秆扎成的笤帚头用篝火点着，但是不让它燃出火苗来，接着便使出浑身的力气向空中抛去，在火把飞升的过程中，借助流动的空气，把闪烁在火把里的星星之火燃烧成灿烂明亮的火苗。我们一边奋力地把火把朝着不同的方向往空中撂去，一边兴奋地大声喊叫着在乡野里口口相传的撂火把歌谣：朝东撂，结东（冬）瓜；朝西撂，结西瓜；朝南撂，结南瓜；朝北撂，结北瓜。小伙伴们热情高涨地一边抛着撂着，一边比赛着，看谁的火把撂得高，谁的火把在上升的过程中，能被寒风吹出烈烈燃烧的火苗。孩子们跑着跳着，笑着嚷着，空旷明亮的打谷场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此升彼落的火把也把乡村小年夜的天空燃烧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而几乎每一年的“撂火把”活动都会出现一些小插曲，比如从空中散落下的火星子会把我们的头发烧焦了，或是把某个小伙伴新做的棉袄烧破了个洞，再或是火把掉落到堆放在打谷场边缘的小草垛上，燃着了草垛，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会影响小伙伴们玩乐的兴致，而且大人们此时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大度，绝不会因此来责怪打骂疯玩的孩子们。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乡下的孩子们也早已不在元宵节的夜晚玩这种撂火把的游戏了。呼呼飞升的蹿着火苗的火把，似乎永远留在了岁月的深处，成为一串串温暖而明亮的儿时年节的记忆。

红灯笼绿灯笼

□陈金丽

小时候，每到元宵节，父母都要给我和姐姐制作灯笼。父母制作的灯笼往往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绿色的。看着制作好的灯笼，我和姐姐都抢着要红色的，父母就会把红色的灯笼给我，把绿色的灯笼给姐姐。每次姐姐接过绿灯笼都会发牢骚，说父母太偏爱我，她就像捡来的。

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制作两种不一样颜色的灯笼让我们争，但我才不管这些呢，我就喜欢被父母疼爱的感觉，享受那种被宠的滋味。我也一度认为，姐姐是捡来的。

有一年的元宵节，我提着红灯笼招摇过市，向小伙伴们炫耀我又大又红的灯笼。一个小伙伴不服气地说：“你有什么可得意的，你就是捡来的孩子，捡来的。”我骄傲地回答：“我才不是捡来的，我父母可疼我了。”父母对我的宠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小伙伴们不作声了。

就这样，在父母的宠爱下，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而父母每年的元宵节都会给我和姐姐制作灯笼，直到我小学毕业，我对父母说：“我长大了，灯笼就不要挑了吧。”父母这才停止制作灯笼。

没想到我上初三时，我和姐姐出了车祸，姐姐为保护我失去了生命，我受了重伤！在医院里，我急需输血，可医院血库里的血不多了。在十万火急中，是一位护士给我献了血。敏感的我觉得有点异常，为什么父母不给我献血呢？他们是在怨恨我让姐姐丢了性命吗？想到这里，我很难过，人更没精神了。

见我整天快快的，父母劝说也没用，一天，那位给我献血的护士忍不住了，她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父母也想给你献血啊，但你们血型不符，他们为你操碎了心，你就这样报答他们吗？”

什么，血型不符？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真的是捡来的孩子！我向父母求证，母亲艰难地说：“孩子，你既然已经知道，我们就不瞒你了，你确实是我们捡来的孩子，但我们都真心爱你，特别是你姐姐，为了让你快乐，她要你选择你喜欢的东西，她还要装作吃醋的样子。”

我想到了元宵节的红灯笼、绿灯笼，父母制作不同颜色的灯笼让我和姐姐选择，是为了安抚我敏感的心，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可我回报他们的是什么呢？

想通后，我开始配合医生养伤，要早日出院，让父母放心。我出院的时候，恰好赶到元宵节。回家，我发现我家的门框上高高地挂着一个红灯笼，红灯笼上写着：欢迎回家。看到这一幕，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年的元宵节，我都给孩子们制作红灯笼、绿灯笼。我给他们讲我过去的故事，告诉他们灯笼里暖暖的爱。孩子们听得连连点头，而我却想念我的姐姐了，那个为维护我甘愿当“绿叶”的姐姐，那个为救我甘愿牺牲自己的姐姐。我何其幸运，遇到了对我恩重如山的父母和姐姐，我只有努力前行，才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爱。

小捧灯闹元宵

□董国宾

岁月的深巷里，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故乡有点小捧灯的习俗。小捧灯，是孩子们的欢笑，是故乡元宵节由来已久的灯俗。每年喜庆的元宵节里，我都会手捧小捧灯，和小朋友一道，在村子里来回跑。一盏盏小捧灯，汇成灯的河，缓缓流淌在村巷里。

那样的时刻点小捧灯，是那时我们那儿的惯例，年少爱玩的我最喜爱小捧灯，我们的小村庄也就成了我的乐园。明亮的月光下，村口、房前屋后、土坡上，都星星点点地抖动着小捧灯的火焰，小捧灯给我带来了无限的色彩和快乐。

小捧灯，不是什么特别的灯，说起来粗糙，做起来也很简易，但就是有趣和好玩，小朋友都爱不释手。往昔日子贫，要过节了或村子里有了热闹事，大人去集市买个花纸灯笼或儿童玩具给小孩子玩，颇是件奢侈的事，于是就想办法在家里自己动手做小捧灯。做小捧灯，选材真是不用花心思。在我们乡下，伸手拿来一颗大白菜，用刀取下最下面的根结，小孩子手掌般大小，小捧灯就快做成了。只是还需要在中间挖一个小洞，放一点儿豆油进去，再用一根棉花绳做灯捻儿。这样做出的极简易的灯，划一根火柴就燃起星火来，最适合小孩子捧在手里玩，故称小捧灯。母亲给我做小捧灯极用心，她还小心地切去小捧灯粗糙的外皮，再用小刀刻出两个对称的福字，小捧灯自然就注入了喜庆的气氛。

要点小捧灯了，每家早就做了很多这样的灯。那时家中小孩子多，节日或喜庆活动虽从简，但过得却很热闹。一盏盏小捧灯，在吉祥的夜里汇成灯的河，点点抖动的星火燃透了小村庄。小捧灯，捧在小孩子手心里的灯，玩起来真是棒。我和同村的小朋友聚在一起，捧着各自的小捧灯，从村西头跑到村东头，从院子里跑到泛青的麦地里。小捧灯摇曳着星星点点的小火苗，我们尽情玩耍，逗笑取乐，一直玩到大半夜。深深的夜里，疲乏的身子躺在床上，我们还要做小捧灯的梦。这瞧不上眼的小捧灯，把孩子们的心都给拴上了。

又一年，母亲照例给我做小捧灯。令我惊讶的是，母亲做了好几盏小捧灯，规整地码在一个托盘上。月影下，我捧着亮闪闪的一排灯，似灯的船，游移在一条又一条巷河里，真醉人。我疯玩了好一阵子，突然跌倒在地上，一盏盏小捧灯摔得七零八落。我快快地回到家，母亲哈哈一笑，变戏法似的又给我拿出了同样的灯。母亲说，为了让你把这个节日过好，娘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呢。从此，我们村家家都有了这样的灯。

小捧灯，捧在手心里的灯，还像捧在了心尖上。有了这样的灯，那个贫乏的年月里，我天天盼着日子快点往前走。那过往的欢庆吉祥的正月十五习俗中，小捧灯划亮了我快乐的元宵节之夜，糖果一样甜，花朵一样美！